



# 中国大案录

②

啄木鸟杂志社编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中国大案录/啄木鸟杂志社编. —北京: 中国戏剧出版社, 2001.1

ISBN 7-104-01324-5

I. 中… II. 啄… III. 纪实文学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1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78475 号

中国大案录②

啄木鸟杂志社编

---

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 
(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)

(邮政编码: 100086)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

北方工业大学印刷厂印刷

350 千字 850×1168 毫米 1/32 开本 14.25 印张 8 插页

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3000 册

---

ISBN 7-104-01324-5/I·537 全二册定价: 39.60 元

本册定价: 19.80 元



被拐卖的妇女向警方  
哭诉人贩子的滔天罪行！



捕捉人贩子



刘自举、李代明、李敏等16名人贩子在山西朔州向被他们拐卖而惨遭蹂躏的妇女们以命谢罪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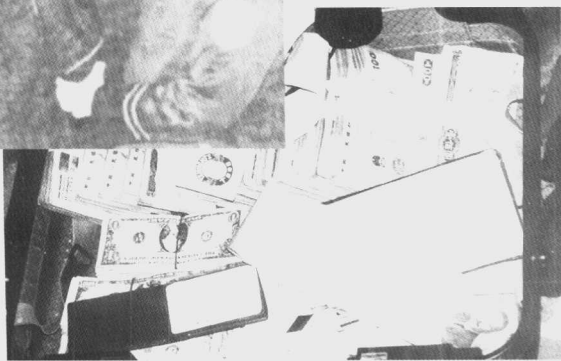
穷市出了大贪官，  
原海南省东方市市委  
书记、市人大常委会  
主任戚火贵。

戚火贵的妻子符荣英在法  
庭受审。



32·15亿元非法  
集资案主犯邓斌被判  
处死刑。

从邓斌家中搜出  
的部分现金和票据。





奸杀三名幼女的犯罪嫌疑人  
付现峰落入法网。



束手就擒。



11·24 特大绑架案绑匪  
郭氏兄弟被擒。



罪大恶极的歹徒王当中被警方擒获。



杀人魔鬼张亚库潜逃深山  
老林六年之后终于落网。



张亚库被押回他欠  
下四条人命的吉林省长  
白县受审。



追捕「二杨」！



妻子和儿子被人贩子拐卖后，覃发芬开始留发不理，他把一张写着“古有白毛女，今出黑发男，冤”的纸牌挂在胸前，表达了对人贩子的无比愤恨！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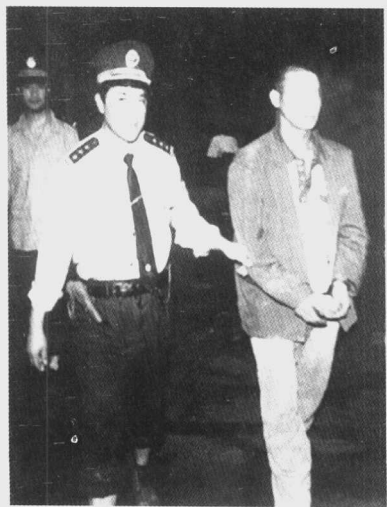
刚刚被解救的覃宇早，面对四周陌生的公安人员惊恐万状。



又一批人贩子被押上了审判台。



犯罪嫌疑人欧见能用枪顶着人质李兰和她六岁的女儿威胁警方。



犯罪嫌疑人马伟民被警方抓捕归案。



死亡游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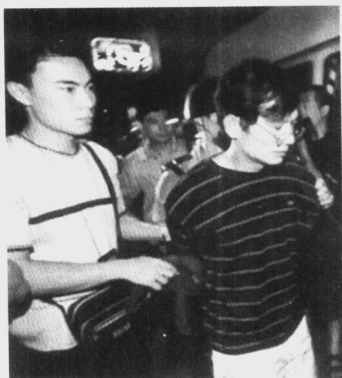


犯罪嫌疑人郭维旺落网。





犯罪嫌疑人被警方“请”进看守所。



疑案！



人质获救。

警方布下天罗地网，罪犯插翅难逃。



权魔——海南戚火贵案追踪探源

生死十五小时

东北捕魔记

凤凰泪——中原血案之谜

丧钟为自己敲响——厦门替身疑案真相

追捕“二杨”纪实

漩涡——举国震惊的32·15亿元非法集资案

特大拐卖妇女团伙案侦破纪实

十年生死两茫茫——湖北警方解救被拐骗十年  
的刘成香母子纪实

上海浦东五·三大案

嘉禾反劫持

子夜的罪恶

173个夜与昼——侦破上海黄浦4·14抢劫案

ISBN 7-104-01324-5



ISBN7-104-01324-5/I·537

全二册定价：39.60元

本册定价：19.80元

## 目 录

- 特大拐卖妇女团伙案侦破纪实…………… (1)
- 权魔——海南戚火贵特大受贿案追踪探源 …… (62)
- 东北捕魔记 …… (118)
- 凤凰泪
- 中原血案之谜 …… (147)
- 丧钟为自己敲响
- 厦门替身疑案真相 …… (176)
- 追捕“二杨”纪实 …… (201)
- 生死十五小时 …… (230)
- 漩涡——举国震惊的 32.15 亿元非法集资案 …… (264)
- 死亡游戏
- 虹口 10·6 大案 …… (300)
- 十年生死两茫茫
- 湖北警方解救被拐骗 10 年的  
刘成香母子纪实 …… (330)
- 上海浦东五·三大案 …… (362)
- 嘉禾反劫持 …… (396)
- 子夜的罪恶 …… (412)
- 一百七十三个夜与昼
- 侦破上海黄浦 4·14 抢劫案 …… (425)

# 特大拐卖妇女团伙案侦破纪实

引子：罪恶是一株野草，生于愚昧的土壤

如果说，太行山是一位威严的父亲，那么，吕梁山则更像一位慈祥的母亲。这两条山脉由南往北像两道天然屏障，细心地呵护着山西省的山山水水。它们在晋北相遇相交，连为一体。登高远眺，滚滚黄河如一条飘逸的丝带，在山脚逶迤而过，万里长城似一条飞舞的巨龙，在山间起伏盘桓。一座座保存完好的烽火台，向世人述说着历史的腥风血雨。

这里就是北同蒲铁路沿线的一座小城——朔州市。

今天，历史已经来到了20世纪末，但这里的贫穷和愚昧，却为一种最原始的犯罪——拐卖妇女提供了大行其道的土壤和机会。1994年至1995年间，一个特大团伙终于在拐卖人数之众、跨越地域之广、参与罪犯之多和作案手法之狡猾凶残等方面创下罕见纪录的同时，遭到了灭顶之灾。1995年8月27日，随着一排正义的枪声，第一批16名罪犯向那些被他们推入火坑、惨遭蹂躏的无辜妇女们以命谢罪。

民工报案：有人在大街上贩人哩

1994年3月23日，朔州市平鲁区公安局大院与平日一样，人来车往，一片繁忙。

一个民工模样的男人走进大门，来到三楼刑警队综合办公室，带着满脸惶恐，向室内的干警们逐个点着头：“同志……我想报个

案哩……”

刑警队指导员曹俊抬起头：“进来，进来讲。”

“我就不进去了……那边有人在大街上贩人哩，拐了两个妇女……”

曹俊一听，迎上来：“在啥地方？”

“就在前面市场上，红旗布店前面。”

“你咋知道是拐人的？”

“我听那两个男人是四川侉子的口音，两个女的也是外地的，我就寻思着是贩人的……”

曹俊连忙招呼干警：“快走！出发！”

室内一阵忙乱，曹俊带着两名干警冲出门去。

平鲁区所在地又叫井坪镇，历史同朔州古城一样悠久。这一天是个集日，狭窄的街道两旁摆满小摊小铺，人群熙攘，车辆拥挤。曹俊开着一辆破旧的吉普车，一路鸣着喇叭驶来。猛地，吉普车停在红旗布店前，干警们迅速跳下车，分开人群，向店门扑去。

布店门前停着一辆机动三轮车，车上坐着两男两女，看样子都只有20多岁。三轮车司机一看势头不妙，从车上拿起摇把，想把车发动起来，但曹俊厉声喝住：“站住！你想干啥？”

这时，其中一个男青年飞身从三轮车上跳下，撒退就往路旁的小巷子里跑。曹俊快步冲上，一个扫堂腿将其掀翻在地，随后抓住衣领一把提了起来：“跑？找死呀你！”

说着将其押回到三轮车旁，其他干警喝令车上的人下来，另一男青年神色慌张，两个女青年不解地望着干警。

曹俊逐一打量着对方，问：“干啥的你们？”

“做生意的……”逃跑的男青年一边拍打着身上的尘土，一边操着四川普通话回答。

“做生意？做啥生意？”

“服装生意？我们是来进货的……”

“服装生意？不老实！我们这地方有啥服装呢？”

“我们过来看看，没有服装就进些羊皮……”

曹俊冷笑一声：“那为啥见了我们就跑？”

男青年赔笑道：“我没跑，我是……想上厕所，憋不住了……”

“上厕所？”曹俊从衣袋里掏出烟，“听你讲话，大概是四川人吧？”

“是。”

这时，从红旗布店里走出一个秃顶的中年男人，他来到干警们面前，掏出烟逐个递过去：“来，抽烟。他们是来找我做生意的，我就是咱当地人……”

曹俊抬手挡开他，用打火机将烟点燃，吸了一口问道：“找你做生意？”

“是哩……”

“你是干啥的？”

那人指指布店：“我在这开了个布店，他们找我进货……”

“进货？进啥货？”

“进布……进服装。”

“行了！你先甭讲话。”说着转身对两个女青年，“你们讲，到这儿来究竟是干什么的？”

一个女青年操着河南口音说：“就是来进服装的。”

另一个女青年用四川话说：“真的，我们来进服装。”她指着逃跑的男青年，“他是我们老板。”

“你们跟他干了多久了？”

“昨天我们两个一起雇的，讲好到这里来帮助验货的，正要坐上车去村里呢。”

曹俊皱皱眉头，转向另一个男青年：“你讲实话，到底来干什么的？”

“我们的确是来进服装的……”这位男青年的四川口音更重。

“好吧！都不讲实话，带回局里再说！”

那几个人一听，立刻嚷嚷起来：“凭哪样抓我们，我们都是正

经的生意人!”

中年男人连忙笑道:“你看,都是乡里乡亲的,抬头不见低头见的……”

曹俊脸一沉:“让你们去局里讲清楚,如果真的没事儿,过一会儿就回来了,也不耽误多少时间。”说着手一挥,“走吧!”

中年男人还不甘心:“你看,我叔叔就在县里工作,一说你肯定也认识的……”

“你不要说,说了我也不认识。上车!走!”他让女青年上了吉普车,自己和另一名干警押着三个男人上了三轮车。

### 徐艳玲说:我是在北京崇文门被他们雇的

回到刑警队,干警们将几个人带到不同的房间,分别询问,弄清了这些人的身份。那个企图逃跑的男青年叫吴邦贵,另一个叫罗勇,他俩都是四川省巴中市玉山镇的进京民工,那两个女青年一个名叫徐艳玲,另一个叫张秀红,她们详细回忆了昨天下午在北京崇文门劳务市场受雇的经过。

徐艳玲,四川省万县人,1993年10月份参加家乡所在地组织的保姆团到了北京,经“三八服务社”介绍到一户中年知识分子家当保姆。那家人很好,也很有钱,还经常出国,她的收入也不算少。前天,男主人从国外回来了,于是女主人就给她放了一天假。

昨天一早她给表妹打了个电话,约好在北京火车站见面,两人一起逛街,随后便步行来到崇文门前。这里是一个非法劳务市场,虽经有关部门多次取缔,但依然聚集着大量的外地民工。同仁医院的围墙上挂着“坚决取缔非法劳务市场!”“提高警惕,防止上当!”等字样的大牌子,但民工们就在大牌子下与雇主讨价还价,整条街显得十分拥挤,一片喧嚣。

徐艳玲在冷饮摊前买了一支雪糕,吃着横穿过马路。

这时,一位一直靠在公共汽车站牌下的女青年迎上前去。

“小妹,你是不是在找工作?”

徐艳玲下意识地捂紧衣袋，似是而非地摇头。女青年显出失望的样子，自言自语地嘟哝道：“可惜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”

徐艳玲看她一眼，侧身想从她身边走过去，但被对方叫住：“喂，小妹，你能不能帮我个忙？”

徐艳玲嚅嗫道：“我……我能帮你啥子忙哟？”

一听她的口音，对方立即显出极大的热情：“哎哟！听你口音也是四川人？”

“我是四川万县的……”徐艳玲抬起头犹豫道。

“我们是正儿八经的老乡哎，我是四川巴中市的。”女青年换用四川口音说，“看样子我比你大，你就叫我李姐好喽，都是出门人，又是老乡，互相帮助嘛！……哎，对了小妹，你叫啥名字呀？”

“我叫徐艳玲。”能够碰上个老乡，徐艳玲也很高兴。

“好好听的名字哟！哎，徐小妹，你去我们公司干吧，保你挣得多。”

“我已经有工作喽，给人家当保姆……”

“哎哟！那算个啥子工作嘛？！低人一等，算喽！辞了不干喽！我们是一家服装公司，老板钱多得很，也是咱们四川老乡。老乡么，至少比外人要好些，你到公司来帮着照看服装摊儿，每个月300元，干得好还有奖金，一个月至少要拿到500块！你看我，干了才不到半年，金戒指就戴上了。”说着，她向徐艳玲伸出双手炫耀着。

徐艳玲看了一眼，心里不由一动，沉默片刻道：“可是……我还在给人家打工，人家对我也不错……”

女青年把徐艳玲拉到一边，以过来人的口气说：“看你这个傻妹子哟，啥子叫不错？他们一个月才给好多钱嘛？！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，像我们这些出来闯京城的，不就是图个多挣吗？！哪个像你这样憋气兮的，还不都是换来换去，哪里钱多往哪儿去！”见对方还在犹豫，又道，“我是看在老乡的面子上才跟你讲这些，想成全你，不是四川老乡我们还不要呢，这么好的事情，别个盼都盼不来。”



徐艳玲承认对方说得有理,但一想到主人家待自己不薄,就这样不辞而别,情理上说不过去,便道:“李姐,我倒是想去,但是还是要跟人家打个招呼,等人家另外找个人再……”

“我说你憨嘛你还不服气!你问一下有哪个像你这样婆婆妈妈地扯不清爽?!你要回去的话,人家肯定不会放你走,像你这种又便宜又老实的保姆现在根本就找不到喽!”稍顿,接着道,“我看这样嘛,你先跟我去见一下老板,等于就算是应聘了,然后再回去取东西不迟。”

徐艳玲想了想,依然拿不定主意:“我还是觉得这样不太好……”

李姐一把搂住她的肩膀:“我的好妹子哟,要咋样讲你才能开窍哟?!今天就算你是帮李姐一个忙,实话对你讲,老板喊我无论如何今天要找两个工人回去,要是完不成任务,老板会不高兴的,炒我的鱿鱼也说不定,我们公司管理上很严格的……你先跟我回去,我就算交了差,那时你要走也可以。帮我这个忙,也算是我们姐妹俩有缘分,以后还可以成为好朋友嘛……”

“那……好嘛。”徐艳玲终于点头答应。

“这才是我的好妹子嘛!你等一下,我还要再找一个,一起回公司。”说罢,李姐又开始物色新的目标。

正当这时,张秀红和同乡小丽东张西望地走来,李姐迎了上去:“你们是不是在找工作?”

“是的……”张秀红答,她的河南口音很重。

“正好我们公司要招售货员,你们愿不愿去?”

徐艳玲在身后轻轻扯着李敏的衣袖,小声说:“李姐,她们不是咱们四川老乡……”

李姐甩开她的手:“我们公司是家公司,五湖四海的人走到一起来,从来不搞帮派……”她把徐艳玲推到前面,“她也是刚刚应聘的,你们听她讲一下。”

徐艳玲看看李姐道:“是真的,那是我们四川老板开的一家大